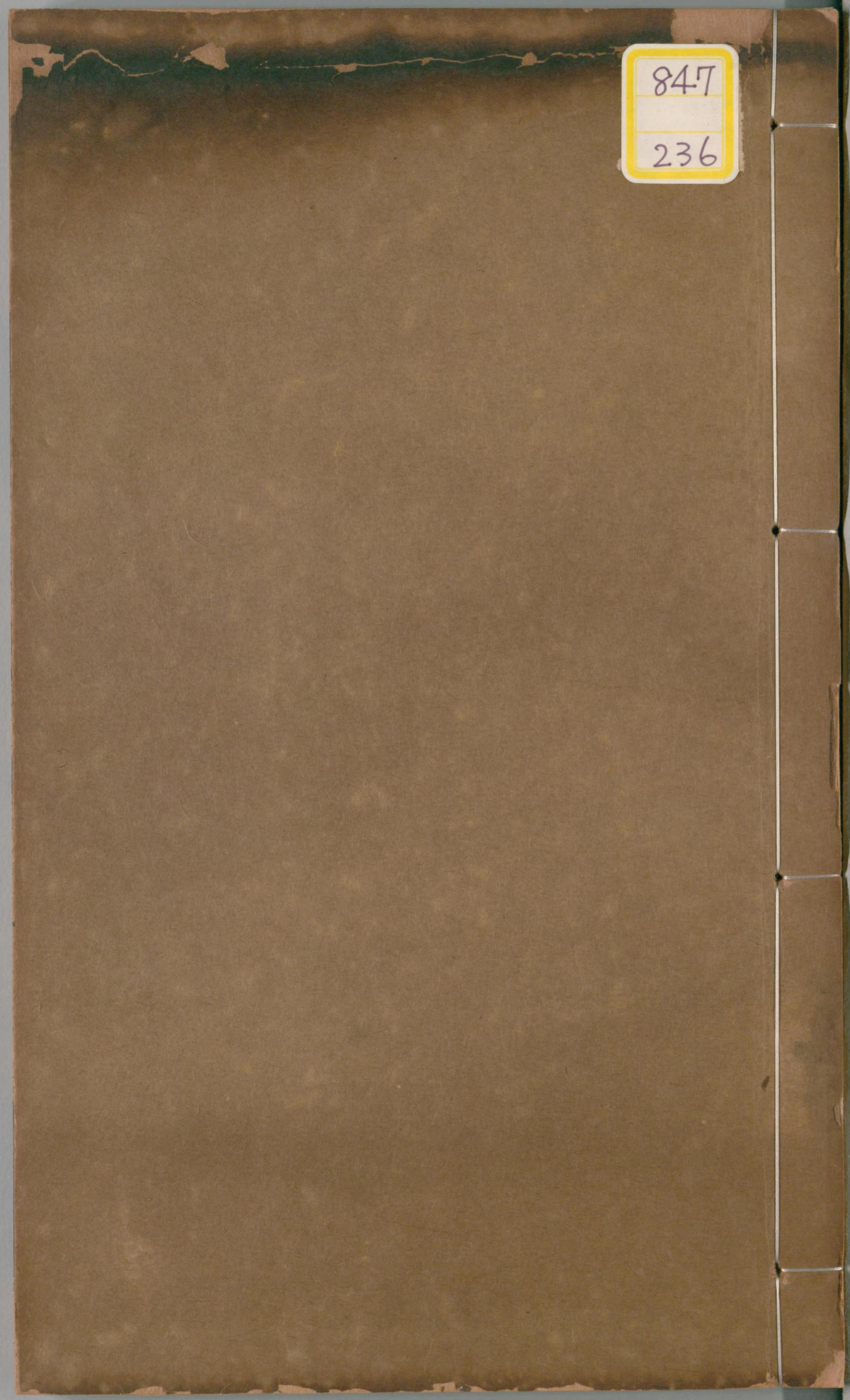

847
2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古三墳
山海經
九章算經
本草經
管子
老子
晏子春秋
莊子
子華子
墨子
孟仲子
陰符經
周髀經
鬻子
孫子
孔子家語
列子
文子
公孫龍子
鬼谷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於陵子
孔叢子
荀子楊子
新序

古三墳

番禺 陵揚藻 譽劍撰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氣形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記皇策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236

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源羅氏謂其大父孝儉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逸族者陳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公武謂張商英撰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所僞爲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畧皆無之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賈公彥天官疾醫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駿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尚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册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註釋爲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

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稾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或以爲黃帝與風后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秦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書出於李筌謂得之驪山老姥然文獻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所僞撰至名五行爲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爲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十三卷晉郭璞爲之註皆信爲夏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筮事又定爲先秦時人撰余謂此書眞僞並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眞也海外南經至海內經十三篇僞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卽是海外南經而敢畀之事卽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眞而遂忘其僞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僞而幷疑其眞者尤延之施青臣之論也模棱兩端眞與僞皆置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四庫目錄謂是書爲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彝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趙君卿註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甄鸞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

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文獻通考作一卷）唐藝文志有張邱建算經一卷（書錄解題作三卷）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草者乘除法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細草者乘除法而實之詳悉也）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也（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算術與此畧同但以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而無旁要耳）相傳爲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奇士蔣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倣九章而別出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鼜子

陳直齋言鼜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又言鼜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菴曰鼜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贋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

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爲不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贋售僞也明末錢塘楊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鬻子七則補行珪本之闕可謂成升巷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升巷謂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 隋唐志俱作十九卷 凡八十六篇 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 晁氏讀書志作尹知章註 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耶然以爲道則不類矣袁氏燮嘉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箸語亦種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淺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絶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戞斯之初覺民罹其敝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赤然曰管子之文整峻朴茂無過士經一篇猶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澀眞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目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紹衣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者遠甚可謂獨具論世之識然尚惜其言有未盡也夫世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絶不一及孫子卽越絶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葉氏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授關尹喜魏王弼註之仍上下二篇不分章目殆古本然也後人以其

文瀾閣校刊

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體不可偏舉合從本名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惟以爲經故護持爻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文慤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間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詆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改而又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弇州怪其錯雜不精盧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鮮稽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疏孟子音義以爲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孤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既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詣行又相懸絕豈所誤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爲墨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也洪穉存

曰晏子春秋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耳宋葉榮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繻爲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史記齊世家誤）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莊子之齊隨筆曰莊子之鷃鵬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凡三十四篇）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己即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其書雖瑰瑋而連狁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爲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苟以爲實則蛙鼈競長蚿蛇相憐鷃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爲眞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魏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

粵雅堂校刊

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倡先乃是書守虛篇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駰同又北史蕭大圜云晉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爲周平王故其序遂謂周平王時人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爲周平王時人可乎況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誤與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爲此以玩世傲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徠賢雋爲己家臣子華子性闇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子嶽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魏文志公孫龍子六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其爲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然其論淫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公孫龍字子若或作子石楚人（家語孫寵語作公孫寵衛人）升菴所見是爲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秉趙人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也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數篇以絀曾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爲平原君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

祖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畧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蓋莊周嘗曰聞古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墨子與禽子卽滑釐翟弟子聞其風而悅之而爲之太過已之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汪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胈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之爲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尚同其道太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絕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爲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

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高似孫子畧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冤侯問於鬼臾區註云卽鬼容區楊升菴謂容臾聲相近今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卽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爲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强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審烏有仲子與孟子同事子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閟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陸璣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未之見順德黃子鳳崖以寫本示余內有陳子岸周質先評而無文長語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皇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摹象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莊老而益之以五蠹六蝨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
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何漢志所收百八十
九家不列其名氏即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弃沈沒
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譏元倉子
鶡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
俟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
曰萬歷間士大夫好撰僞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
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鄒道
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覆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
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以爲號之語抑
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依劉向說且殊未

足爲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
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歸震川謂荀子三十二篇至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易其篇第今篇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冗多不能無疵若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漢黃門蜀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

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宋中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矣且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爲鮒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遠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鑑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固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山曰孔叢子出於宋咸世以爲即咸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

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幷爲殘闕也曾子固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堯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牴牾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榮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攘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鑑昭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年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二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牴牾者多此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蠡勺編卷二十

譚瑩玉生覆校

方言
論衡
水經註
世說新語
編珠
通典
虎鈐經
小學
明本釋
砭狂錄
釋名
白虎通
參同契
文中子
女孝經
通志
皇極經世書
家禮
孝慈錄
三字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方言

直齋書錄解題方言十四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晉郭璞註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衞卒會者雄常抱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容齋曰世傳方言凡十三卷與書錄解題異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篇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卷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本姓莊漢明帝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爾

釋名

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陽湖洪稚存曰序言二十七篇然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按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爲位之事又

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不遠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註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按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幷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註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其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也

論衡

論衡後漢王充仲任（或作子任）撰充上虞人仕爲州從事著書八十五篇（今佚其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得之祕玩以爲談助　四庫目錄謂充生當漢季憤時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不可以訓其文亦冗漫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陳直齋亦謂自王朗傳之時以爲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觀之未見異也）惲子居曰吾友張皋文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

粵雅堂校刊

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蓋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荀卿子爲塗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逕庭焉卑薄則易近於道高强則易入於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白虎通

白虎通義四卷凡四十四篇漢扶風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北宮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裒其議奏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名白虎通義其中兼涉讖緯然多傳古義攷證家藉爲據依而流及後世實亦有不可通行者如　篇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古人祭必立尸似無義理夫祭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神在且宗廟以卿爲尸謂公尊近天子嫌於受天子之拜顧卿獨可受拜乎曲禮祭祀不爲尸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也然既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父之拜耶且宗廟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氣之祖猶爲以人附人如優孟學孫叔敖也至於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人形今亦設尸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於天而立爲玉皇上帝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於虛空中撰出箇人又塑爲土木

粵雅堂校刊

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於民故亦祭之而今泰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雖附會於黃帝七女之說亦古人設尸之法爲之階厲也

水經註

水經三卷相傳漢桑欽撰晁公武以爲成帝時人陳振孫目錄以爲順帝時人而三國時人註四十卷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撰唐藝文志及杜氏通典謂註二卷晉郭璞撰明代以來傳刻舛誤我 朝趙一清東潛撰註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全氏祖望序曰安定之註水經雖於禹貢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固有用之書也但嗜奇博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秖三十五卷元祐間無名氏跋且祇三十卷是歐陽兗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其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原本當有弱黑涇洛岸沱諸篇而今不得見豈止小失乎哉然卽所幸存者亦多脫譌蔡正甫所謂蜀本遷就之失撫卷茫然雖有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近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爲是書之

疏而惜其不果然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爲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爲灉水（宛谿）或以漯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之說（東樵宛谿皆然）甚矣稽古之難也東潛拾遺糾繆而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得代興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

參同契

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參同契三卷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蜀祠部員外郎永康彭曉（字秀川又號眞一）字於廣政丁未（蜀孟昶廣政丁未是年後漢高祖晉卽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分作十九章而爲之註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宋紫陽朱子別撰考異一卷謂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舛誤尤多乃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并存之故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者耳

世說新語

文獻通考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皆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梁劉峻孝標註之唐志作八卷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爲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按休甯汪文端公松泉集言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胡翁見甕流下有小兒啼聲取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元獻嫌其乖疎削去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文中子

隋河汾王通仲淹撰中說十卷唐志作五卷直齋陳氏謂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通事史無所考房杜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爲前後序非也晁氏讀書志謂通之門人共集其書之語有太常丞阮逸註有正議大夫龔鼎臣註龔自謂明道間宋仁宗年號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氏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傅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濟南王司寇曰世或疑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子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以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衞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若門人薛收等議謚文中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編珠

編珠四卷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無之至宋始著於錄然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之載也意其書流傳特少卽唐宋元以來諸書之引之者亦鮮錢唐高澹人詹事得諸　內府而闕其半遂按其目補之以行編首有崑山徐尚書秀水朱檢討二序檢討謂類書始南北朝然如朱澹遠語麗語對語麗十卷語對一卷皆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　餘已失傳卽修文殿御覽今亦亡之凡三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范陽祖珽等撰按陳直齋謂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當以是書爲古今類書之首又云珽行事奸險毋乃盜編略者爲已功耶編略者梁徐僧權所撰也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子入閩訪之又不可得則數家當首公瞻此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臺卿公瞻之叔父也

女孝經

女孝經十八章首開宗明義次后妃次夫人次邦君次庶人次事舅姑次三才次孝治次賢明次紀德行次五刑次廣要道次廣守信次廣揚名次諫諍次胎教次母儀次舉惡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著也其進表曰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動天地精神流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此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

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按後漢扶風曹世叔妻

班昭有女誡七篇載范書列女本傳中馬融善之令妻女皆習焉而陳直齋謂俗號女孝經萬歷八年庚辰有神宗御製序云頃以中宮正位宗廟有助聖母恐母儀之教未闡迺取其書命儒臣註解暨仁孝文皇后內訓后姓徐氏中山武帝王達之女俾諸保傅姆朝夕進講於宮闈仍鏤別本頒示中外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是女孝經之名早屬女誡而此復從而擬之焉爾

通典

唐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宰相杜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以食貨選舉職官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自書契迄德宗貞元
元年爲通典二百卷宋眞宗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載
二百年事而卷帙亦如之龔氏鼎臣曰秩書太畧白書太
煩不煩不畧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又困學紀
聞言蕭潁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
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
然其書今無傳焉畧見潁士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通志

宋莆田鄭樵漁仲撰通志二十畧淳熙間經進其氏族六
書七音等十五畧自謂出於胸臆職官選舉食貨等五畧
則謂雖本前典亦非諸史之文然而詆史遷非班固至敘
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贓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
爲證陽湖惲氏敬曰漢人他書無有言小戴事者故漁仲
於何武傳外亦未別有所引今據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
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
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
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
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贓也此如任意決事不
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聖
尙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愈過而已不當二千
載之後懸入以受贓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

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贓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聖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聖受贓失實矣可哂也北宋以後儒者喜深刻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即妄爲新論專以抉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聖乎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

虎鈐經

虎鈐經二十卷共二百一十篇內闕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四篇 宋許洞撰

其自序言孫子之法奥而精諸家之法膚而淺而李筌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今上探孫子李筌之要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已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經創於辛酉之初成於甲辰之末書首有洞進表四庫簡明目錄謂其指陳兵法上至占候陰陽下至醫療人馬大抵彙輯舊文參以己意惟第九卷飛鶚長虹重複八卦四陣及飛猿寨圖爲洞自創之新法耳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歷雄武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奏洞私用公錢除名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畧運籌決策科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著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元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曰元會運世蓋數學也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世之能明者蓋鮮故楊升菴謂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言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異康節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到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應兩番始終矣其果孰爲是乎善夫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說誠荒唐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學

朱子小學書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共四卷明初註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崇正時詔以陳氏小學集註頒學宮而集解罕有傳者吾邑林孝廉伯桐曰朱子作小學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於尚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

粵雅堂校刊

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類然舊唐書經籍志二門柳知訓詁亦小學也以訓詁小學分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文獻通考載於經部子職附於孝經也猶漢書藝文志以弟至書中稱引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蓋將以正言正行先入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皆大人先生所爲勢不得零碎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

家禮

陳直齋曰家禮一卷朱熹撰世傳鄧氏鍾岳所刻八卷王氏懋竑白田雜著謂依託者爲之而不盡然也汪堯峯曰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今卽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旣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假使禫祭得卜在二十七日禫非間月矣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

明本釋

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鑒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畧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　命館臣恭校刊於武英殿

孝慈錄

禮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也自唐以前皆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自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決開元禮定亦行其文而廢其實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楠服慈母斬衰三年以主喪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

砭狂錄

僧大汕池州人或曰蘇州人性狡黠少爲府縣門役翦髮
稱覺浪大師遊嶺南居長壽寺嘗私販往安南致象犀珠
玉之屬直且十萬以伺候當道之門諸貴人暱近之益無
所忌憚潘稼堂次耕遊粵撰砭狂錄數萬言於緇素源流
分涇別渭以斥其妄後爲按察使許公嗣興逮治之詰其
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乾隆五十年間有寄塵
者亦嶺外人善丹青頗能詩余嘗於大通寺見其題竹一
絶云只因無肉食寫竹不能肥趁此秋風好別君江上歸
亦有風致然癖奇服恣淫蕩日費不啻何會萬錢雖肉食
者不如也諸大僚爭延致之惜無有潘太史許中丞其人
者

曲禮云毋撥灰毋跨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
韻處朱子謂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是三字經之所從來遠
矣今童蒙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宋人入
元不仕中
亦多叶韻語康熙間有瑯邪王相字晉升號訒菴者從而
箋釋之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
七百零一卷未
嘗有三字經也中有蒙訓七十五卷小學諷詠四卷遂億
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廣州人物傳三字經適子
誦之與周興
嗣千文並行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
當執識某名爲識某文君臣也爲君臣義曰哀樂爲曰哀
懼乃七情爲七情具與絲竹爲絲與竹至會元爲元會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則恭下添長幼序友與朋二句改由孝經爲小學終乃孔
伋爲子思筆我姬公爲我周公著六典爲著六官當詠諷
爲當諷詠稱盛治爲盛世猶苦學爲猶苦卓彼晚成爲彼
既成且聰明爲且聰敏當少成爲當自警當少成下添唐
劉晏方七歲二句前添長幼序友與朋欲足十義之數已太生强此更書蛇添足垂於後
爲裕於後諸如此類皆任意爲之則其謂王伯厚作愈不
足信

金石諸書

金石之書唐以前所罕見自宋歐陽公撰集古錄爲跋尾
二百九十餘篇趙德甫倣之成金石錄三十卷自是劉原
父鄭漁仲呂與叔黃長睿以及薛尚功婁彥發王子弁之

徒爭相編述而風尚興焉然陳伯玉嘗竊笑之謂大抵好
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爲祖丁舉字即以爲伍舉方
鼎即以爲子產仲言匝即以爲偪姑夫邃古以來人之生
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
僅存於今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遂實之乎
此在考古圖博古圖說之類或所不免直齋笑之是也若
永叔所云聖君賢士桓碑彝器多與史傳相證明可以闡
幽表微補正訛闕其所係亦非淺鮮也此好古之士所由
博訪遐搜且日起焉而未有已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皆鉤摹古器銘辭爲之

函芳雅堂校刊

箋釋大約以呂與叔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說爲粉本而
摭拾諸書以附益之獻縣紀文達謂其訂譌考異具有辨
證固非考古圖所及亦非博古圖說所及也不知何人翻
作板本爲二十卷休甯汪文端曰用石刻翻作板本取便
摹印廣爲流傳其意甚善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
可詫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明了
蓋亦刻工欺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前輩嘗云明
隆萬後刻書潦草爲載籍一厄今是書幷薛尚功姓氏不
傳乃載籍之又一厄矣

譚堂玉生覆校

楚辭　楚辭集註
龍岡楚辭說　九歌九辨
卜居　大招
蔡中郎集　建安七子
嵇中散集　陶靖節集
庾開府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元白長慶集　柳仲塗集
東坡集　致堂斐然集
玉臺新詠　鼓吹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谷音　文不貴多
酒德頌　五柳先生傳
閒居賦　討武墨檄
上裴長史書　祭田橫墓文
蘇氏族譜亭記　寒碧琴記

文獻通考屈原自傷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其後宋玉作九辨招魂按招魂亦屈子作招魂自招也大招招懷王也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後王逸章句又續爲九思附之宋祕書郎黃伯思長睿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耳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祭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蘅者楚物也故皆謂之楚辭

楚辭集註

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或迫切而害義理遂別爲之註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訂者則見于辨證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天問可謂高世絶識矣洪慶善補註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朱子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惟于九章悲回風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註云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爲策按薛符溪曰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既所始也則黃棘爲地名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

龍岡楚辭說

三閭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誼揚雄皆無異辭矣宋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以爲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昆侖歷閬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爲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爲實者何哉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

九歌九辨

宋玉憫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辭共十篇宋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帝嚳命咸黑歌九招歌之名九始此其後禹有九德九夏啟有九辨九歌王逸九思蓋九者如幽詩之九罭非必九篇也强合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已開其妄近松江顧小厓撰九歌解亦將九歌十一篇幷湘夫人于湘君幷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之數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祀典之中尊無二上知禮如靈均乃肯輕于幷合者至少司命疑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註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歌辭多近山鬼若大司命之辭則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亦豈容混合乎

卜居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見日知錄

大招

大招第十三章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又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其云二八四上王逸以下註者皆缺毛西河竟山樂錄

曰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趙簫倡言以簫爲倡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推之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

蔡中郎集

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留蔡邕伯喈撰集中時貴碑甚多胡廣陳實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如袁滿年未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濫亦甚矣王文簡曰集有劉鎮南碑即劉表也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誅董卓袁三族邕亦瘐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六七年矣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不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今本十卷闕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也今陳留新刻本詩文凡九十四首

建安七子

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子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有合于儒者立言之旨其傳世行遠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可及其餘元瑜德璉公幹意气埻坨所謂風幕之文代人悲喜在當時雖歎其工而終未慊乎己之志而自弃之者不

少與

稽中散集

魏中散大夫譙稽康叔夜撰陳氏振孫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稽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晉書本傳銍縣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此云取稽字之上蓋以稽與稽相近爲不忘會稽之意文獻通考作稽誤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于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四庫目錄謂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謬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今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陶靖節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陽湖惲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殺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奬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既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榮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汗于元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可信矣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不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爲抄撰學士累遷東宮學士領建康令臺城陷奔江陵爲右衛將軍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留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　四庫目錄謂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尚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府集箋註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註而未竟　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出自眾手不免漏畧乃重爲補葺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爲庾子山集註十六卷前明楊用修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啟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李翰林集

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宋樂史別收歌詩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定爲三十卷今皆不傳此則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顯本又蒐羅逸作合爲一編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爲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爲詩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爲雜著按樂史序言太白慕謝安石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宋紹興間晁公武撰讀書志誤以太白爲山東人後之作大明一統志者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此由倒讀東山二字亦緣太白之僑居山東者有年也楊升菴謂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不多見因就其集中游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或謂匡廬非也）故鄭谷送人入蜀詩雲藏李白讀書山指匡山也少以才名爲採訪使蘇許公所薦徵召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未久還蜀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再入長安客游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

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游江南池州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邱旁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其生平游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不忘故其懷趙徵君鞏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不果其願竟終于采石疾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鄙言云

杜工部集

唐藝文志杜工部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宋寶元間王洙叔原蒐裒中外書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一千有六篇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爲定本至秘閣學士武陽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校定爲二十二卷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乞于至德大歷于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十七篇文獻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官洛下時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開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陳直齋曰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

文體大畧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又費著撰蜀杜氏族譜曰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恍以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王文簡曰據坡詩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于蜀其信然乎

韓昌黎集

昌黎集四十卷文公壻李漢輯其序言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順宗實錄五卷另行無所爲外集者自蒲田方崧卿增考刻之南安軍乃有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于是與大顛書遂見諸外集矣東坡力辨其僞惟朱子校定韓集決以爲韓筆無疑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陳直齋曰書之謬妄三尺皆知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註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統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楊升菴謂僧徒妄撰假素假太白歌稱韓公名以尊其道猶懷其草書獨步也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據集韓公止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見與孟幾道書今請之者再三而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一旦求之之亟如此者使其既與習熟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見而輒欲聞其道不可曉也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

元白長慶集

樂天撰微之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存六十卷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逸詩二卷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明馬元調據以翻雕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後記稱前著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今本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元白文章齊名稿皆號長慶集其出處亦不大相悖惟微之晚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士論薄之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之黨斯可謂始終全節者樂天詩格條直中皆雅音微之意拙語纖頗流于澀故張爲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微之不與焉東坡品爲元輕白俗未可爲定論也

柳仲塗集

宋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編亦名河東先生集　四庫目錄作十卷附錄一卷謂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振興古體者開實爲之先導開第開寶六年進士歷知常（儀使又歷潤二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八郡以卒）王漁洋曰仲塗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文中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億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誖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東坡集

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眞刊家集于建安稱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亦無應詔集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中雜以潁濱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今　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按西吳里語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今長興縣）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司曹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鋟板爲施註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題王十朋撰蓋依託也頗多舛誤）蘇詩續補遺一卷康熙己卯商邱宋牧仲中丞得施註殘帙十二卷屬武進邵子湘高郵李百藥補註之牧仲又輯得逸詩二卷屬錢塘馮景續註之至海甯查愼行初白又以牧仲所刻黴暗乃重爲考訂成補註東坡編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詩五十卷

致堂斐然集

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陳直齋曰寅文定公安國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于水盤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後以不持生母服爲章復所劾復之意雖在迎合秦檜假公以濟私然所執不爲無理也寅自辨之書今載集中究之强詞爾按太平御覽引世說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聞甕有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于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古今人倫之變莫有甚于斯二者今世說不載胡廣此條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謂伯始之孝于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又　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至其出處大節則卓然不愧矣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

玉臺新詠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凡十卷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朱竹垞曰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畧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言明其非乃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鼓吹集

唐詩鼓吹集十卷相傳元遺山選郝天挺繼先註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有趙文敏海思介二序所收九十六家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眞贋錯出其最誤者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首次獨孤及之下遂以爲唐末曾里未詳之人今考所錄大半在文恭集內中有次韻和朱況一首況爲胡氏婿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太夫人行狀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且去宋未遠不應謬誤至此其爲僞託無疑者康熙間吳郡胡燮亭選唐詩貫珠漫不加察亦并收入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有文恭集四十卷

谷音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所錄皆宋末人詩共一百首各繫小傳紀其大畧王漁洋曰上卷王滄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宋吳渭編渭立月泉吟社以丙戌三月分題丁亥上元收卷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方鳳謝翱吳思齊評其甲乙選中二百八十八人此錄前矛六十卷題爲春日田園雜興其姓字皆隱語以代棚名也合刻最工其後施愚山刻之清江吳時冕刻之眞州又有江西刻本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

文不貴多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絶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至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張端義貴耳集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册裝潢

圖書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曰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酒德頌

戴逵竹林七賢論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東坡詩亦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而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新城王文簡以爲當不止一頌但此一頌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耳然則七賢論逵與伶同時者猶未足據與

五柳先生傳

陶徵君五柳先生傳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說者謂求甚解則涉穿鑿能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固然矣而未足以窺此老之深也楊用脩曰兩漢以來訓詁盛行數字之文說至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公厭之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信其爲不求甚解矣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能之耶

閑居賦

夏醴谷曰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爲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

粵雅堂校刊

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隳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爲美談考岳在職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爲趙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冒險者利亡身辱親不孝莫大乎是

討武曌檄

徐敬業起兵討武氏時爲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故曰包藏禍心窺竊神器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越六載天授元年始改國號曰周設敬業當日聽魏思温言以匡復爲詞直指洛陽則大功可立乃自謀巢穴妄希金陵王氣能勿敗乎唐書稱敬業討武氏不克亡命不知所之或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九十餘名住括者卽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祝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而卒

上裴長史書

沈氏讀書隨筆曰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憶惜東遊維揚不過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故爲大言以形其豪俠非實有是事也不然隴西一布衣安所得如許橫財恣其揮霍耶按古之所謂百萬千萬皆言錢耳後世金銀乃以兩計此言三十餘萬則三百餘貫也

祭田橫墓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尊視死如歸大有生氣故班氏以爲雄才韓文公至爲文弔之然田氏自田儋兄弟始拒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氏爲最劣世徒以橫之客三千人自剄歎其節烈不知皆龕材也退之是時試宏詞不售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洒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載滄州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自尤詩述其妻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公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鄧氏博聞錄東坡先謫黃州熙甯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仇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歡也）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獻定（號軫石選貢生）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迫明崇正間

高麗困于兵請援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還中國記言子由有寒碧琴說又言琴長三尺四寸廣六寸缺兩足漁洋謂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卽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卽召少公亦未嘗宰登州也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而考證甚疎每爲人欺多此類

古人文亦多所本
劉召美試論所本
湛文簡奏疏所本
四六文
古人詩不嫌相襲
妙在形似之外
魏晉以下人詩
蘭亭詩
李太白詩誤
温飛卿詩誤
五代史文所本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文失是非之心
尺牘
詩有別才
龍蛇歌
百一詩
鍾氏詩品之謬
杜牧之詩誤
陸放翁詩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題畫詩
赤壁詩
海忠介登科錄詩
樂府
寄吳漢槎
馬嵬詩
九僧詩
昭代詩派
詩餘
商家林店題壁詞

古人文亦多所本

汪鈍翁曰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陽公論隱公居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縱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卽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卽圻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然可見倘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五代史文所本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嶺南遺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然三矢告廟亦極筆也按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慨慷足爲武皇父子寫生然實全用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之詞遂成絶調非歐公自創也何義門云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

劉召美試論所本

吳虎臣曰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爲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試論所本孫樵耳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于窮者也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仁和姜叔明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準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長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公雖襲用前人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壤竊也

湛文簡奏疏所本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二語本于孔子家語五儀解）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櫂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

湛文簡公嘉靖九年考滿遷侍講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公憂之上修省疏其舟柁之論一段實本諸此而透快過之

文失是非之心

武后延載元年明堂災制求直言姚璹對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益德彌永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

罪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及李自成入承天門官民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沈文慤謂此是黃巢即位時語）皆孟子所謂無是非羞惡之心者也

四六文

陳伯玉錄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浮溪集云四六偶儷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義山有樊南甲乙集四十卷皆表章啟牒四六之文時以爲工）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强之態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允其集大成者也按我
朝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嘗輯宋人四六爲藝林傳誦所著
恩餘堂集經進稿中亦多典重渾成語如天下有三重
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　天子所至
曰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人情爲田　大德之致永年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是謂太平之世曰雨而
雨曰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後樂而樂有象之
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
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汜布濩之十二時不翼而飛
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　聖不可知謂神奉
三無私　聖人之所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　昊天其
子之以保佑申　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
朝饔夕飧或鮮千萬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當太
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見松軒隨筆

尺牘

常孰嚴太僕處惇曰漢書陳遵傳遵畧涉傳記贍于文詞
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尺牘之名始此梁昭明撰文
選書表牋啟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
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答之
札好事者掇拾綴輯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蓮幕
之士尤好之蓋牋啟之作施于達官貴人其體多駢偶之
文而尺牘則闢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

粵雅堂校刊

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翰墨之高致而通人之緒餘也已

古人詩不嫌相襲

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猗蘭操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射洪登幽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屈綿邈而陳則骫骳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全述此四句但長作常及弗聞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詩有別才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嚴滄浪言詩有別才正是此意非教人廢學也然亦有不讀書而能詩者北齊斛律金不解押名而勅勒歌乃爲一時樂府之冠

妙在形似之外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

人王從之謂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也凌駿甫解鷄鳴曰賢如儆畏之心詩人隱隱不道破大抵風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可謂得此道三昧

龍蛇歌

龍蛇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一爲介子推事晉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綿上山一則舟之僑事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虞文公反國爵祿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曰盍爲算人賦乎舟之僑進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也遂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莆田之詩葉榮甫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僑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求之不得乎觀此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並載之非也

魏晉以下人詩

白沙子有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宋

粵雅堂校刊

袁枚齋變亦謂古人詩猶賴之自鳴直已而發不知其所以然聖人斷之曰思無邪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其間以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自深至唐人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而去古愈邈獨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矣然爲人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所由不能不與古異也二公之說持論過高然必明此義乃可讀漢魏以上人詩

百一詩

寄傲軒讀書隨筆曰應璩百一詩或謂璩詩有百一篇故曰百一又謂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故謂之百一文選註均辨其非是獨取詩序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之語以爲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亦不可從也按註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弃之云然則璩已毀其九十九篇惟此一篇止自勉勵之語故獨留之蓋存百篇之一耳因卽以百一名題有何難解而紛紛曲說如此耶

蘭亭詩

周氏密齊東野語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鄧曼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問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眞率適是日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强聒于盃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也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非平日靜退之故耶

鍾氏詩品之謬

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撰詩品三卷以漢魏至梁作者百一十九人而評品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漁洋山人曰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畧裁士及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鵬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筌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昭出于二張尤陋不足辨也

李太白詩誤

太白送賀監詩曰鑒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按晉書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以去是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而野客叢書謂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則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他如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換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東觀餘論曰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非也按陶隱居眞誥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長史許君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漂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晉昇平五年卒歲在辛酉後二年卽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

頑書之唐張懷瓘悞以爲逸少書初未嘗攷之也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羣鵝不知穀何以知其爲劉姓也然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之語無乃據此乎

杜牧之詩誤

丹鉛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蓋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墨子曰吳喜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之世甚近宜得其眞又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緣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語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温飛卿詩誤

丹鉛總錄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陸放翁詩誤

新城鱉尾集謂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子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奉布衣時夜嘗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燮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題畫詩

王文簡曰六朝以來題畫詩絶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叔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奥筆補造化嗣是蘇黄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叔始之功偉矣

馬嵬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唐關史稱鄭相畋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如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相之句宋吳氏曾曰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

赤壁詩

陸放翁云黃州赤壁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之地李太白有赤壁歌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肯輕下如此至韓子蒼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眞指爲公瑾赤壁矣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江漢之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以嘉魚之赤壁爲孫曹對壘處按謝枋得曰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爲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今屬嘉魚黃州之山則名赤嶺亦名赤鼻見地志及桑欽水經

九僧詩

王新城曰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編多五言近體其前集卽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詩凡四百七首有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克序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卽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歷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

海忠介登科錄詩

順德談用修樵著一枕亭詩草內有題海忠介公登科錄後詩自註海公登科錄是蘇以修于敗麁中挾出者其詩曰吾儒讀詩書仁義其大旨國家設科目忠孝求眞士士不媿科名古今實有幾鼎鼎百年內何者爲足恃有宋三百年取士不勝紀試錄存二本要亦偶然耳文公與文山芳名炳青史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以朱子列第五文天祥二甲第一名爲謝枋得四年登科錄一卷以狀元爲第十七名爲陸秀夫　科第何足奇況乃錄科紙公在明中葉理學眞君子盈廷尚詭隨視之等僕婢不朽在其實名亦誰與比科第雖無奇自立有本矣試錄亦偶存覽之恭敬起同榜者何人臭味通蘭芷

昭代詩派

洪耀存編修曰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尚書士正商邱宋尚書犖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
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
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
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
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温李爲極則是又學温李之派
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尚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
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眞意漸
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惲
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
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歉矣
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贍
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瀏而整大積千數百年之變
而　本朝諸名家復變焉于是自乾隆以來凡能于詩者
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泰權漢尺以爲質古山
經水註以爲博雅聲軒碣陀以爲詭逸街彈奏相以爲眞
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
詩于今日難矣哉

樂府

中興書目言劉次莊取前代樂府分類爲十九門而各釋
其命題之意陳直齋謂其所載止于陳隋人當是唐集之
舊次莊因而增廣之耳要莫備于太原郭茂倩樂府集爲
門十有二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焉上起陶唐下迄五
代網羅賅博其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題敘述源流九爲詳備至鄭漁仲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鐃歌鞞舞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刪詩得詩得聲者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子弟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之渭城一曲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入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于是温和生花間作李晏出而南唐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

詩餘

詞之興萌于唐始太白憶秦娥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以通儒鉅公若韓范司馬朱仲晦眞希元輩亦皆爲之故陸放翁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靡而長短句獨精巧高華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文簡曰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

爲功雖百變而不窮矣朱竹垞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諸子自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至崇正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也

寄吳漢槎詞

吳漢槎兆騫以科場事謫甯古塔無錫顧中翰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爲友懇侍御救之未卽許貞觀作金縷曲二闋以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辛酉入關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死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酒杯魑魅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會不減夜郎僝僽德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繕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貞觀字華峯號梁汾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著積書巖集有彈指詞三卷

粵雅堂校刊

商家林店題壁詞

蘇藍田北征草記商家林店有無名氏題壁金縷衣詞云
瞥眼黃沙撲看公車席篷圍住小于場屋一角紅旗書會
試轅上壓將僮僕車夫子挨肩眠熟早晚打尖還下店待
嚼完麪餅添稀粥土炕裏聊栖宿就中我亦同馳逐笑年
來京城灰土飽吞幾斛此道不荒安得中中了算何名目
竟不中豈非淸福若論大挑挑一等這太爺滋味都嫌俗
挑二等也拘束覩此已足爲郎鄆枕上人作一服淸涼散
矣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言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嘗
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
郭省城雖雅謔可推格言至讀袁子才韓生哀辭又可爲
痛哭流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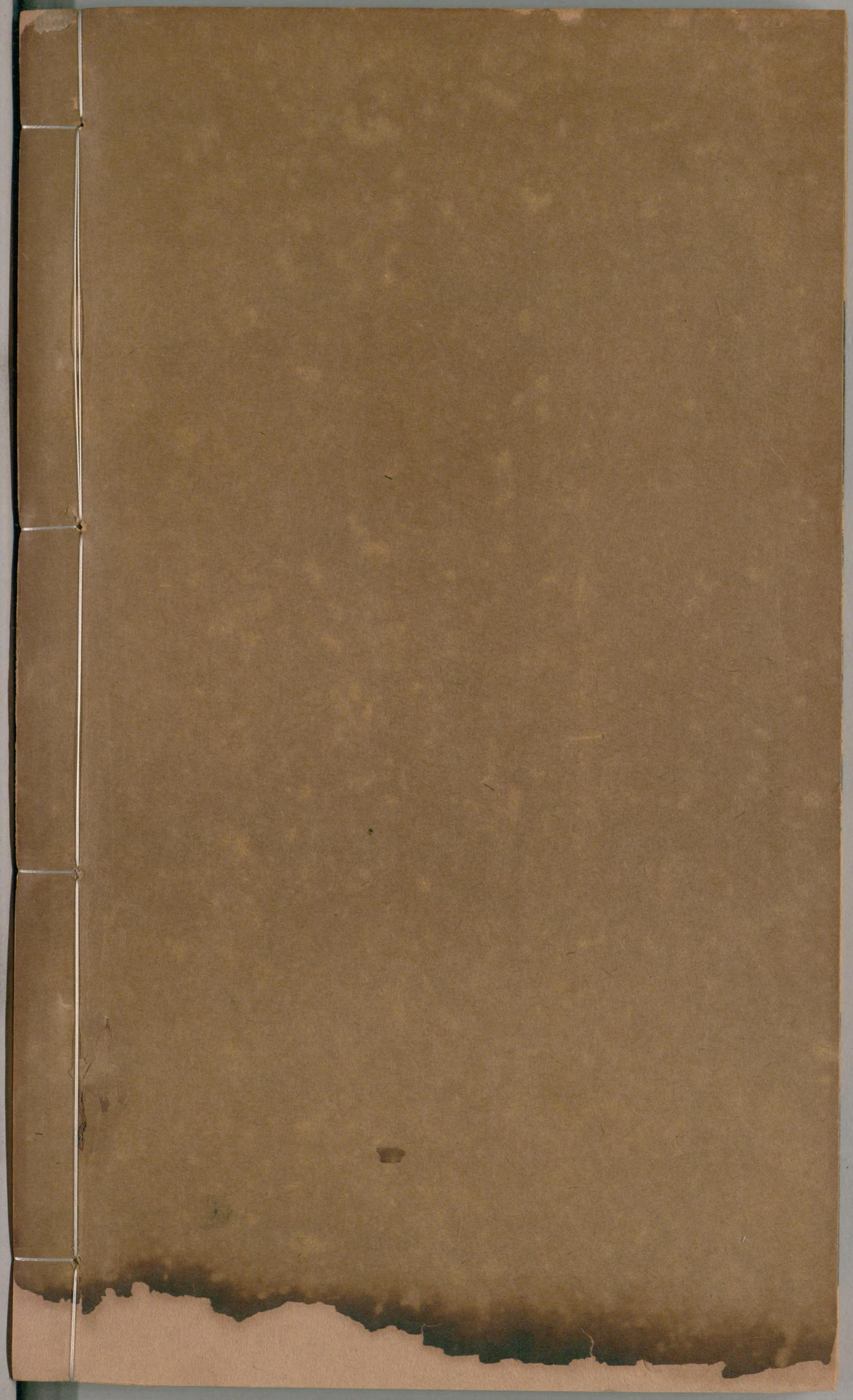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556

籑勻編卷二十三

譚瑩玉生遺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